

西晋大将军刘宝千年谜团惊现的答案

路建锋



邹城市郭里镇独山村西北150米，就是独山水库了，这里是白马河流域七里沟支流，流域面积8.1平方公里。
据说，独山村是因山体孤立而得名。郭里镇周围有79个山头围绕，总面积约为89.5平方公里。独山形似趴着的乌龟，头在东北，尾在西南，它的南面是老黄山。

传说有一年住在老黄山洞穴里的乌龟去西南湖即做山湖喝水，途经独山村一时兴起，呼风唤雨，附近老百姓的房屋、田地顿时遭殃，村民、牲畜死伤无数。玉帝大怒，命托塔李天王前往处置。念这乌龟修炼多年，李天王手抛宝塔，乌龟随即变成了独山。



据生于此村的邹城市文化学者刘真灵介绍，独山村历史悠久，建村时间应在西汉九十年。此地尚有著名的东沟遗址，当地称为井子沟，属大汶口文化中后期，曾发掘出典型的红陶背壶，是整个兖山山系有人类居住最早的地方，或可以推测此地属东夷人散布和迁移生存地区。魏晋时期，郭里镇为高平故城，独山村属得很近。

独山村古山寨，从清咸丰、同治年间，一直延续到太平天国时期。最初的山寨，是村民为躲避山贼、洪水而建。南北长，东西宽，呈椭圆形。清朝后期，为防捻军，各地建团练，山寨又成了防捻军的墙头堡，被称为平安寨。

后来捻军占了山寨，又竖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。再后来，无极道也曾占据山寨，数次易帜，屡遭战火的摧残，乱象重重，手无寸铁的百姓只能听天由命。再后来，古山寨就沦落了。至今留有少数寨墙，以及当年储存雨水的石口。东汉建安十五年(公元210年)，王叔和出生于此地。他学识渊博，为人诚恳，为中医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，被称为华佗再世。后人总结了她的两大贡献，一是整理《伤寒论》，一是著述《脉经》。

一个村庄有着沧桑的古山寨，还诞生了著名的中医世家，而在时间跨越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若不是一起盗墓事件，独山村的一个重要人物，就不会突然从西晋的历史幕布中走来。也许，在历史学家、金石家、考古家等等众人中，他只是留在书本上的一个传说，一声叹息，甚至于一个模糊的背影。

那一天，在郭里镇独山村，一个令人激动和忐忑的消息，爆炸似地四散而开：刘宝墓被发现了。

二

1974年2月某夜，冷风吹动干枯的蒿草，在独山村西北1.53公里处，晃动着几个鬼魅的身影。只见他们像影像中的掘墓贼一样，挥着铁锹、锄头等工具，正对一座高高的墓冢进行挖掘，最终引起了村民的注意，他们立刻向上级部门报告。

物 游 济 宁

少年时我从西支河畔独自去黄河

田树申

最是一年春好处，春天把西支河装扮得婀娜多姿。金灿灿的阳光倾泻在河面，波光粼粼。妈妈们带着孩子，乘着画船荡出一河涟漪。轻软的东风，用神奇的剪刀，把岸柳裁成万条丝绦。

河畔带状公园里，一步一景，繁花绽放。夜幕闭合，仁立西支河大桥，翠玉般的荷花灯，教人顿生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之感。

小时候，奶奶对我说：“黄河是咱中国人的母亲河”。以后对母亲河的神秘感一直在心里发酵，等攒够钱，一定去看心中的母亲河。初中二年级的暑假，我瞒着家里人，独自去了黄河边。在梁山县北部一个叫黑虎庙的地方，我走到了母亲河的身边，掀起一捧带着细沙的黄河水一饮而尽，那分明是母亲的乳汁，沁人心脾。回家后，我骄傲地告诉奶奶：“我喝过母亲

河的水啦”。

我爱母亲河，因为她养育了中华民族。我爱西支河，因为她一直陪伴着我，不离不弃。

西支河是1864年由鱼台县和丰县人民共同挑浚而成，上接东鱼河，蜿蜒数十里，绕过县城北廓在今月河村南不远处与大运河交汇，入昭阳湖直达南阳镇，与京杭大运河一同北上京城。以后经过数次加深、扩宽，有了今天的模样。至于为什么叫做西支河，也不得而知。这个“支”字是支流、支派之意，“支”古又同“枝”，所以又有树的枝蔓之意。

在鱼台境内十多条河中，西支河算不上最大的河，但她对鱼台的经济发展和抗旱排涝举足轻重。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，鱼台县第一座大型排灌站，就建在这条河上。先不说灌溉着的数万亩土地与沿河的养殖业，你到城北的

新建货运码头看一看，那里的船只出进进，岸边的吊车上卸下的忙碌状，会让你觉得一方热土在沸腾中进行着。

我童年的记忆，多与这条西支河有关。每到夏天，西支河就是孩子的天下，打水仗、摸鱼，逮了小鱼小虾喂小鸟，学着大人的样子撑船，用洗脸盆在岸上煮鱼吃。冬天河水封冻了，河湾里又成了天然的溜冰场，大人不揪耳朵是不回家的。

五十年前，我刚满17岁，乘着西支河码头起航的水帆船，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，离开美丽的西支河，到两千里外的他乡工作。船家高喊一声：“起锚哟！”我的心沉甸甸的，看着岸边送行的亲人，看着熟悉的西支河，远离乡关的苦涩袭来，那是对亲人的眷恋，还是对西支河的情缘，很难分清。

计，刘始夕乘月，登楼清啸，胡贼闻之，皆凄然长叹，中夜次奏胡笛，贼皆流涕，人有怀土之切，向晓又吹，贼并起而奔，或云是刘道真”。

成大事之人，无不以其才能殊于别人而成就。当然，还要看这个人有没有机遇。而刘宝的机遇，却是身陷囹圄之时。

据《世说新语·德行篇》载：“刘道真尝为徒，扶风王骏以五百匹有馀之，既而用为从事中郎。当时以为美事”。“徒”意为服刑，那么，刘宝犯了什么事，而被关进牢狱的呢？文中没有细说，刘真灵认为：“估计不是见不得人的罪。其一，或许是男女关系越界，因为史书上说刘宝音乐才能很好，许多人喜欢，闻者无不流连；其二，或许是戏谑奴婢，(唐)欧阳询等编纂的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十五·人事部十九《语林》曰：刘道真子妇始入门，遣婢回原作妇，据冯校本作婢。虐，刘聊之甚苦，婢固不从，刘乃下地叩头，婢惧而从之，明日语人曰：手推故是神物，一下而婢脚淫；其三，或许是喜好讥讽别人的劣习，令他下狱为囚，才引出因祸得福、走上仕途之路。”

说完刘宝，再说扶风王司马骏。文中，扶风王骏字子臧，是晋宣帝司马懿的儿子。史书载，司马骏幼年聪慧，五六岁就能写信，一生被授多种官职。善用兵用人，劝课农桑，与士兵一同劳作，部下无不从之。

关于扶风王的称号，277年(咸宁三年)，司马骏入朝，因他都督关中军事，所以被封为扶风王。《晋书·司马骏传》记载，太康四年(283年)齐王司马攸被排挤出朝廷。司马骏上表恳切劝谏，因为武帝不听他的意见，于是发病去世。朝廷追赠大司马，加侍中、假黄钺，谥号武。



司马骏一生爱民知民，上书朝廷劝课农桑，恢复生产力；爱兵如子，有勇有谋，确保了西陲的安宁。司马骏去世后，西陲百姓闻之无不落泪，自发为其立碑。据说，凡年长有德望者，没有见碑不拜的。

司马骏第一眼看到服役役的刘宝，就觉得此人不是常人，交谈中刘宝思路敏捷，一看便是饱读诗书、历经风雨的男儿。英雄惺惺相惜，司马骏以500匹布为刘宝作保出狱，委任从事中郎，后任吏部郎。刘宝精于骑射，武艺超群，作战勇猛，屡战屡胜，成为司马骏手中的一支王牌军。后被擢为安北大将军，领护乌丸校尉，都督幽并州诸军事，并赐爵关内侯。

晚年的刘宝，归属了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开拓者石勒。邀集了当时武艺超群的马上高手，号称十八骑，刘宝便为其中之一。在金戈铁马、战乱频仍的十六国时期，为后赵的建立，刘宝立下了显赫战功，声名遐迩。

时过1700多年，刘宝的灵柩是如何运回故乡的？那一天，独山村又经历了怎样的震撼？应该不难想象。在西晋纷纷扰扰的乱局中，他的零星过往已变得鲜活。

刘宝文武双全，尤通经史。除了《隋书经籍志》记载刘宝为皇太子讲解《汉书》以外，刘宝还著有《汉书驳议》二卷。此书采用考辨体，以考论辨证前人解说中的疑难谬误为己任，或称为“辨”“考”“辨证”“辨疑”“疑问”“志疑”“刊误”“正论”“匡名”“正传”等。

《历代史书考异》是刘宝的另一著作，现仍在流传，大约同《汉书驳议》一样，以解疑释惑为要。而《刘宝文集》三卷，众多史料仍不能得知一二。文集应是写于晚年，这时的将军，或已不再鞍马征战，就有了时间来整理、创作。《刘宝文集》三卷的完成，成就了他的文学梦想，也成就了文学家刘宝这一恢弘的称谓。

①郭里山地远景②③独山水库支流
■韩军 摄影④刘宝墓群 ■路建锋 摄影

老家院子有棵家槐树，是我出生那年，父亲移栽过来的，很细小，比我稍高一些，我常和它比个子。不几年，它比我高了很多，长出三股枝杈。我七八岁时，爬到枝叉上玩耍，树干两手对掐都掐不过来了。

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父母把小床架到槐树下，四角绑上竹竿，上面蒙上旧布片、旧土兜布缝的布篷。母亲把攒的塑料化肥袋子洗干净，用铁铲子放到锅底灰里烫热当熨斗，把塑料袋粘在一块，蒙在布篷上防雨。我和哥哥睡在槐树下的高级防震棚里，小雨时浓密的树叶就能遮挡，雨大了有塑料篷的佑护。

很多次坐在树下，听父亲讲洪武二年，祖上从山西洪洞县老槐树下迁到滕县石井村，后来叫马家村，祖爷爷又是如何从马家村迁至岱谷堆村。父亲说，咱这槐树是家槐，花不能吃，但能入药，豆角一样的果实，剥开来有一层粉皮，硬滋滋的，常剥了吃。

父亲读过一点私塾，常给讲乡邻名人王东槐。他家是盖村，是距我十几里外的沿湖村。他幼时丧父，家境贫寒，父亲临终交待“虽饥寒，勿废学”。他穷得进京赶考的钱都凑不到，峰县好友姜开成全额资助了进京的费用，得以高中进士，入翰林院，人称“王翰林”，为皇太子谕讲，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讲学，后被尊为“帝师”。

父亲借此激励我读书，还说孔子生在尼山，刘邦生在沛县，“丰沛收，养九州”。沛县土地肥沃，物阜民丰，虽是平原，也是平地的膏腴之地。圣人皇帝都出在高地，我们这个做山湖畔的二湖沿，很难出名人，盖村能出个进士、翰林、帝师，那是村名起得好，盖村盖村，盖子不都在上边，不也是在高处？我说那我们村也得出名人，岱谷堆，岱谷堆，又是山峦又是谷堆，那以后还不得出一堆一堆的名人，父亲听后哈哈大笑。恢复高考后，我们干把户人口的小村庄，已考出大中专生一百多人。

我家与村学校一墙之隔，放学之后很多小朋友到我家来玩，有的在槐树下的小桌上写作业，有的看小人书，有的打闹玩耍。我家有一杆红缨枪、两把盒子枪，是我去舅家求他给做的。大舅是有名的木匠，很疼我，给我用桃木做的。

我们常玩抓特务的游戏，都是扮解放军、八路军的小伙伴才配这三把武器，扮特务的就用高粱秸秆弯一个三角形，用稻草或布条一系，前边有一长杆，算一把手枪。那时的游戏教育我们要做好人、做英雄，也锻炼了体魄。

我常忆起母亲在厨房烙煎饼，撕半张给我。我去剥半截葱头，再买点咸菜，卷在煎饼里，真香。常在梦中忆起母亲慈爱的面容，劳碌的身影，伴着那袅袅炊烟，槐树下的家就像摇篮一样，常在脑海中晃晃。

有一年初夏的下午，母亲同意了我几个小伙伴去二里多地的上河岭挖窑厂土，回来在堂屋窗台下泥一块黑板，从自家和几个邻居家里的锅里刮来锅灰，泥在黑板的最外层，从学校把讲台边的粉笔头拾回来，空闲时间装模作样的扮老师，给同学小朋友们讲课。

初三最后一学期，我有点松懈，成绩下滑。母亲说，你东叔能考上山东银行，二队的小朋能考到北京，西邻你坤哥能考警察学校，都是吃的岱谷堆的粮食，喝的岱谷堆的水，人家能考上，咱就能考上。

我想，对呀，我应该能行。有段时间学得特别努力，天刚亮就起床，家里没有钟表，也总能在天亮时醒来，坐着，站着，围着槐树咕咕咕咕的读书，也算痴迷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如愿考上了县一中。

上高一的时候，眼睛开始近视，放假回家时没给邻居大娘及时打招呼，晚上母亲悄悄说，骡子大马大值钱，人不大值钱，以后有了咱前后的邻居长辈要打招呼。上午你大娘说，小湖见了人也不打招呼。我忙解释说，我眼睛有点近视，看不太清，怕称呼错了。走得近了，正想给大娘说话，大娘先给我打了招呼。我准备开学去配个眼镜。母亲听了方和蔼起来。

1995年我带毕业班，妻也忙，孩子不到一岁。春节回家时，父母知道了这些，母亲提出来帮我们带带孩子。临近中考，母亲感觉吃饭不大劲，我带她到医院检查，已是癌症晚期。我们虽然尽力了，我也跑到北京给母亲问诊抓药，母亲还是在三个月后离我们而去。

母亲在发病之初，至少在发病中一定有所觉察，有所痛楚，可母亲始终隐忍，小病小痛她是从来不说的。我外公去世早，我的母亲在家中排行老大，对我的两个舅舅和二姨三姨都关爱有加。母亲特能吃苦，很少得病，没打过针，连个药片也很少吃，发烧感冒，多喝点开水就扛过去了。不曾想，一得病竟是不治之症。她爱我们，却没有给我们留下爱她的机会。

待我调入县城后，很想把父亲接过来。有一次好劝歹劝，终于答应来住一个星期。妻把衣服被褥鞋拖袜子全准备齐整，他仅住了三天，说太不随便，坚决回去。他也不愿意跟我们哥嫂吃，他自己单做，自己想吃啥吃啥，却仍然关心着我们。一段时间我们不往家打电话，他便让哥嫂给我们打过来，只要回复没什么事，他就放心了。

父亲是在睡梦中去世的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挂念，享年84岁。我从教三十多年，虽未成为“帝师”，名人，也有不少学生成为行业内翘楚、业界名流，也算对得起父母的殷殷教诲。

父亲去世后，我每次回家都把院子打扫干净。堂哥见了总说，又不住人，又不放物，你打扫这么干净干啥。我默想，这不还有这个家这个院这棵家槐树吗。我站在树下，环视落寞的小院，回想那无法回头的宁静岁月……

家槐树呀，大槐树。

岱谷堆老院的家槐树

马云湖